

台湾亲人爱住石库门

◆ 张立俊

当面不识石库门

旧城区改造正忙，不由想起住过的老房子，想起台湾亲人来住石库门的趣事。

我妹妹和姐夫都出生在台湾，从未到过大陆。他们夫妇俩初次来到上海，我们怕他们住不惯石库门，就事先在宾馆为他们订了个房间。

那天热闹非凡，我们全家人全都出动到机场把他们迎回了家。到家门口，我指着石库门的住房对他们说：“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”他俩抬起头来，好奇地打量起这栋两层的建筑。进了屋，他俩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张大两眼四处观看，觉得这屋造得很特别：深高的围墙，壁垒森严；屋前屋后有大小两个院子，上面有前楼后楼和东西两个厢房；一层和两层楼梯之间有个亭子间；楼下除了客堂外，还

有个灶间，灶头两旁画着五彩缤纷的灶花，灶上支着大小不同的三眼铁锅和一个汤灌。最使他俩感兴趣的是两扇漆黑而高大厚实的木板门，上面有两个铜质狮面门环。两人双手在狮面上轮番抚摸，还不时拍拍金属吊环，发出“哐哐”的响声，就像小孩玩玩具那样，颇感新奇而有趣。但他们不知房屋的名称，姐夫问我：“三哥，这就是上海的‘老洋房’吧？”全家都不禁笑出声来。我解释道：“不，这不是洋房，是石库门。你们别看它貌不惊人，曾长期是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呢。”他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姐夫说：“以前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上海有种叫石库门的房屋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！不是三哥的介绍，我们还真以为把它当成‘老洋房’呢！”

不顾旅途劳累，他们把每一处都看得十分仔细，无拘无束，仿佛要把所有一切都收尽眼底。直到午饭时才罢休。

请求姐夫一件事

石库门的客堂很大，少说也有50来平方米。中央放一张漆得油光闪亮的八仙桌，桌面上摆着我老伴亲手烹饪的上海本帮菜肴，个个浓油赤酱，有红烧肉、红烧肚档、草头圈子、三鲜肉皮汤、青菜大肉圆、荠菜豆腐羹、马兰头拌香干、咸菜炒冬笋片、响油鳝糊……摆得满满一大桌。姐夫不禁“哇塞”一声：“这么多的好菜呀！”妹妹也用鼻子嗅了嗅，说：“闻闻都觉得很香很鲜，在台湾我还从来没见过过这么样的正宗上海菜呢！”说着，他俩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大快朵颐，一面吃，一面不停地：“好吃，好吃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上海菜。三嫂的手艺真不赖！”老伴说：“你们过奖了，这不是我的手巧，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上海本帮菜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是上海本地人，只不过按照长辈们烧法做呗！”

饭后，妹妹姐夫对石库门还意犹未尽，他们把每个角落又看了一遍。在楼下厢房，停留的时间似乎更长些。厢房是个空房，里面放着一张大床，其他家具一应俱全；钟点工阿姨常来打扫，所以清清爽爽，一尘不染。这会儿，我发现我妹把嘴靠近姐夫的耳朵，轻轻地咕嚕了几句，由于声音过低，也听不清他们在说啥。等我们来到客堂间休息，刚坐下，姐夫就迫不及待地说：“三哥，我想同你商量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你说。”我不知姐夫葫芦里到底卖啥药。

姐夫说：“今天我们不想去宾馆去住，就想住家里，反正下面厢房空着，我俩住正适合，也喜欢。请三哥快把厢房间退了吧。”

我急忙说：“这不行，石库门老房子哪有住宾馆舒服？”

姐夫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一定，宾馆我们常住，不稀奇。石库门我们从没住过，看看也叫人高兴，故请哥嫂答应我们这个小小的请求吧。”

嗨，既然他们一再这么说，我自然无法拒绝，只好点头答应。妹妹姐夫乐得眉笑眼开。老伴马上叫钟点工把厢房全面再收拾一下，床单被褥焕然一新，里面所有的用品都用抹布又擦过一遍，厢房显得更加靓丽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见他们夫妇都起床了，我凑过去问：“你们昨晚睡得怎么样呀？”妹妹抢先回答：“太好啦，睡得真香，一夜睡到大天亮，当中醒也没醒过。我长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来没有睡过这么好觉呢！”

听了此话，我心里甜蜜蜜的。台湾的亲人也爱住石库门！这样的魅力，也只有承载了多少年记忆的老房子才有吧！如今，城市日新月异，但总有些东西，值得保留，值得回味，值得留给后代。亲情是这样，文化也是这样。

一百四十一阶父爱

◆ 王欣

他黝黑瘦小，颧骨高凸，脸颊上的褶皱和鬓角的苍发告诉我们，他起码五十多岁了。他背上，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，白白胖胖的，少说也要一百六十斤，不过能看得出来，小伙子的那种白绝对不是健康的白，而胖也明显是虚胖。

上山的路蜿蜒曲折，时陡时缓，时宽时窄，窄的地方仅可容一人通过。他正弓着背，背着小伙子上山。他的双臂从身体两侧揽紧小伙子的大腿，每一步都憋足了力气，先是一只脚踏上一层台阶，踩稳了，双脚同时用力猛蹬，另一只脚踏上一层台阶，就这样不徐不缓地机械反复着。遇到稍窄的石阶路，他只好腾出一只手，紧紧抓住路旁的铁索，更加谨慎地前行。他的下颌不时结出豆大的汗珠，他无暇出手抹汗，只是低一低头，在衣领上蹭去……

朋友郑的茶社开在不算雄伟但风景秀丽的山上，那天我们去游玩，在半山腰偶遇了那个老人和他背上的大小伙子。当时我们想去帮忙，可不知其中缘由，不敢贸然相助，只得选择平宽路段，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。

坐在郑的茶社里，我们慢慢地品茶聊起刚才的见闻，郑长吁一声，说：“那是一对父子，儿子前两年突然下肢瘫痪了，四处求医不见效果，这不，每月阴历初一，父亲都会背着儿子到那个寺庙上香！”朋友朝窗外指了指，在浓翠掩映中，确有几幢庙宇式的古建筑。

一位与我同行的朋友从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医生都看不好，神仙就能看好？太迷信了吧……那老头实在想不开，背上背下，累死累活，自讨苦吃干嘛！”

郑瞥他一眼：“俗话说，有病乱投医。在医生那里也许看不到希望了，那个老父亲寄希望于‘佛祖保佑’恐怕已是无奈中的无奈了。在他心里，求神拜佛或许还有一丝希望，他背着儿子每登上一个台阶，就距曙光更进一步。只要有一点点儿希望，不管再大的苦和累，哪个父亲肯放弃呢？！”郑如此一说，众人沉默了。

下山时，我们又念叨起那对父子，希望路上再次相遇，定然助一臂之力，然而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俩的身影。只是往下迈向第一个台阶时，有人提议，数数这段山路多少个台阶。数到山底，142阶。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稍作歇息，仰头回望这段山路时，有人音色低沉地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！”一时间，想起那个老父亲背着儿子艰难上山的情景，我们都忍不住泪眼朦胧了。



插图 杨宏富

第二届“古园·福寿·松鹤杯”小型墓设计大赛启动

为了贯彻国家有关部门《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，鼓励家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位使用率，在中国殡葬协会的支持下，上海殡葬管理部门、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决定联合举办第二届“古园·福寿·松鹤杯”小型墓（家庭合葬墓型）设计大赛。

本次设计大赛紧密围绕“家庭合葬，节地生态”的主题，由上海滨海古园、上海福寿园、上海松鹤园、上海海湾园、上海永福园、上海至尊园、上海杨艺集团、上海天春集团承办。一空网提供技术支持。

参赛作品设计要求：

（一）参赛作品占地面积≤0.8m²，该地块上可以呈现：

- 1、部分硬质物；
- 2、按规则或不规则布局排列的点、块状硬质物；
- 3、满幅硬质物；
- 4、上述硬质物特指石材、混凝土、金属等凝固物，与硬质物搭配的可以是绿化、铺面树皮、砂石、砾石等。

（二）参赛作品要满足能够安葬≥4具逝者骨灰，具体提示：

- 1、设计方案须交待清楚骨灰盛器的外径尺寸，并标明容积（大于3050毫升）；
- 2、若为不保留骨灰的生态墓，则穴位要足以安放行业通用的可降解骨灰坛；
- 3、骨灰盛器的容积不得小于目前行业通用的可降解骨灰坛的容积，经注水测试，可降解骨灰坛的容积为3050毫升；
- 4、骨灰或骨灰盛器须安葬于地面（零基准面）以下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的高度限制：

- 1、竖碑墓总高应符合黄金分割定律；
- 2、作品的高度是指地面（零基准面）至作品最高点的尺寸。

（四）参赛稿件需要满足的要素：

- 1、效果图；
- 2、结构施工图；
- 3、创意说明；
- 4、碑文表现方法或排版建议；
- 5、安葬注意事项；
- 6、禁忌事项；
- 7、文件纸张为A3。

参赛截止期为2016年9月30日16点；参赛作品可邮寄组委会办公室（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

江浦路2100号A座2楼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）或电子邮件发送至以下邮箱：shbzxh@yiko.org；

联系人：李青炜。



扫码了解更多